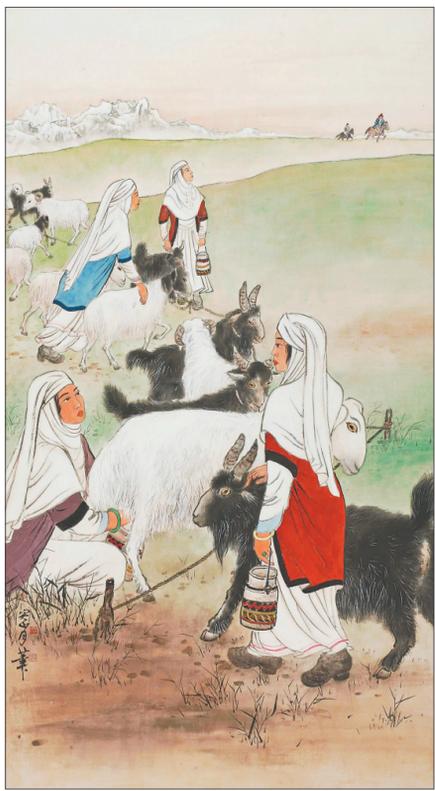


纸上展厅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塞外驼铃

——关山月西北写生与敦煌临摹专题展作品赏析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

《哈萨克牧场一角》

日前,以“塞外驼铃”为主题的关山月20世纪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摹专题展在省美术馆举行。展期至10月8日。

关山月(1912—2000),广东阳江人,当代国画艺术大师,岭南画派继高剑父之后的代表人物。1959年,他与江西的傅抱石联袂为人民大会堂创作《江山如此多娇》,成就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,也成就了赣粤两地间的不解之缘。因此,本次展览也有了一种别样的深意。

本次展览的作品,多为关山月美术馆藏品。此展获文旅部“2020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”优秀项目。展览试图以新的视角探讨和研究关山月西北写生和敦煌临摹,重新认识那一代艺术家的艰难探索和实践;也试图通过展览,使我们当代艺术家能在传统与当代、继承与发展、本土与世界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新的启发。

展览分“向远西行”“河西走廊”“敦煌烛光”“冰雪生活”四个章节展陈,大致以抗战爆发后,关山月夫妇二人与赵望云、张振铎向西北进发,奔赴敦煌写生临画的时间为序。

“向远西行”,为关山月离开广西西行,在重庆、成都写生创作的作品。

“河西走廊”,是关山月与赵望云、张振铎一行从西安经兰州一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写生作品。西北民族的真切生活场景在其笔下转换成跃马奔驰、塞外行旅、驼运休憩等母题。

“敦煌烛光”,是关山月由妻子李小平替他秉烛掌灯在敦煌临摹的作品。敦煌壁画的画法和气韵丰富了民族绘画的形式,也为关山月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变革依据。他的临摹并没有在绘画技法上作严格的探讨,而是运用写意的方式意临而成。他在临摹中通过自己的分析、研究、理解和体会,重新演绎敦煌壁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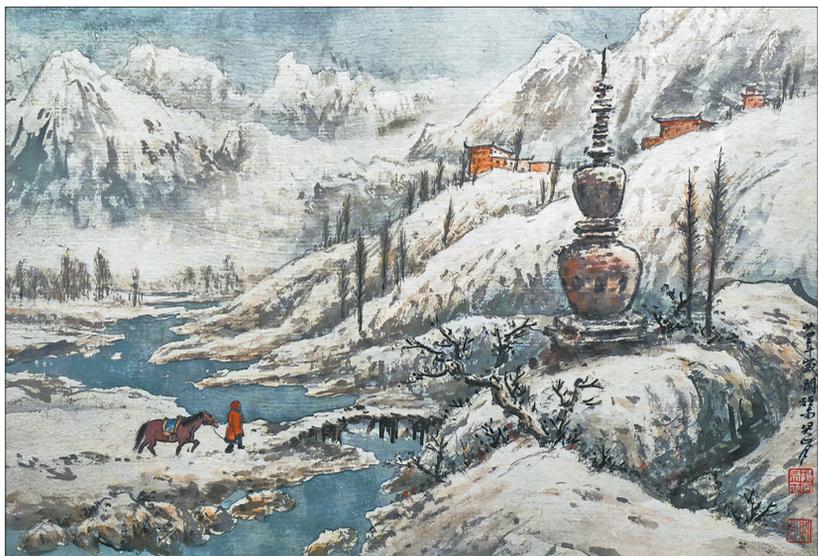
“冰雪生活”,是关山月临摹敦煌,冒风雪前往青海西北纪写生作品。他以岭南写生之法入画,描绘西北民族的雪域山水与异域风情,构成传统雪景山水的现

代表,既突破了中国画的技法,又展现了我国多民族融合的真实而丰富的景象。

岭南画派的创立者高剑父,曾旗帜鲜明地提出“脚底下出构图”,提倡用“写生”改造中国画。关山月薪传火继,发扬光大。关山月通过此次一生中最重要的西北写生,不仅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岭南地域风貌的视觉体验,更成为他艺术人生的升华。敦煌壁画的独特风格、雄浑瑰丽的西北景色和多民族的奇异风俗,为他后来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他与傅抱石一起创作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,画面中雪山疏朗松驰的勾线晕染,其图式和灵感或许就来自他那次的西北“壮游”写生。(图片为展览的关山月作品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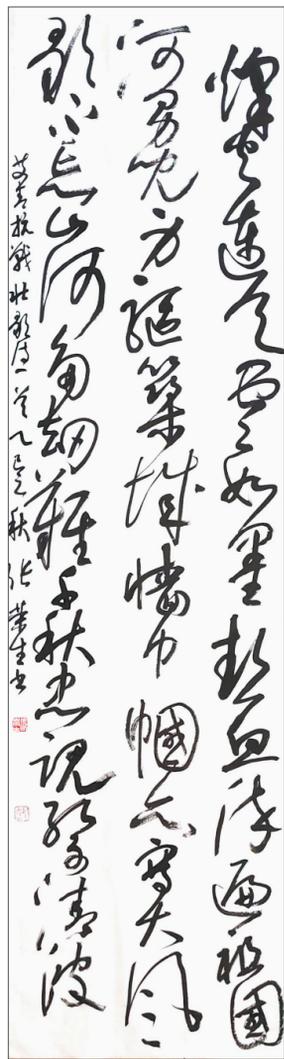
《敦煌壁画写生(之一)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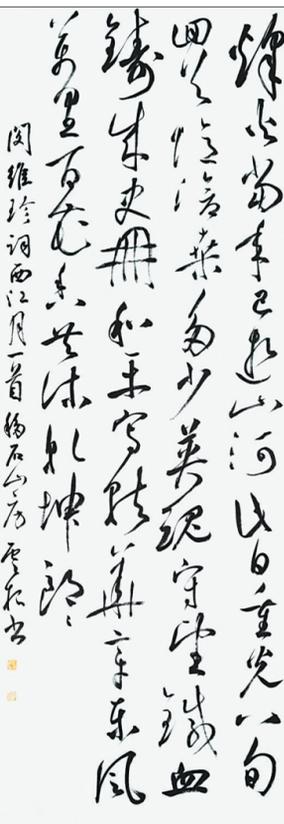
《雪塔》



《敦煌莫高窟》(诗堂为赵朴初题诗,释文:于毫端现宝王刹近水边山寺有情。此日神州歌崛起,岭南健笔自纵横) 王利,近水远山皆有情。此日神州歌崛起,岭南健笔自纵横。



草书《艾青《抗战壮歌》》释文:烽火连天云如墨,热血染透祖国河。男儿身躯筑城墙,巾帼亦写大风歌。不忘山河多劫难,千秋忠魂祭清波。张荣生书



草书《西江月·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咏和平》释文:烽火当年已逝,山河此日重光。八旬回首忆沧桑,多少英雄守望。铁血铸成史册,和平铸就华章。东风万里百花香,共沐乾坤朗朗。闵维珍撰,刘云根书

文人雅事

锦灰堆戏笔

□ 郑中伟



锦灰堆《吉金烬影》(64×40cm)

受家庭熏染,我自幼便喜欢丹青。小学时放学走路回家,在路边草丛墙根,但凡带着带花纹的瓷片,便如获至宝般蹲下身,用指尖抠掉泥垢,揣进裤兜。回家后用水冲干净,借着日光翻来覆去地看。那时不懂贴花与手绘的分别,只觉瓷片颜色和纹饰漂亮有玻璃质感,纯粹因这份喜欢,攒了满满几箱。后来看《国宝档案》节目,了解到乾隆曾命人将御窑瓷藏品一一摹绘成册。于是,我也学着找了信箋纸做成本子,用圆珠笔细细勾勒瓷片上的纹饰,连缺口的形状都不肯放过。

我小时候初见王世襄先生的《锦灰堆》,不解其名,查阅后方知它又名“八破图”,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:起源于元代,成型于明代,盛行于清末。其以写实技法将虫蛀古籍、金石传拓、片纸残信等残破旧物片段堆叠而成。我也曾尝试拓制锦灰堆与全形拓,无奈手头没有像样的器物可玩,终究觉得意趣寡淡,便搁下了。倒是黄牧甫、姚茫父的颖拓作品,常让我驻足观赏。近来兴致重燃,索性提笔,信手涂抹些锦灰堆。

我画锦灰堆,从无预设。一

纸残拓、半角旧印,都能作为起笔的由头,随形就势,渐次生发。画面的大小、聚散、叠压,全在运笔间自然调整。有时会把自已钟爱的残纸拓片糅入画中,偶尔添几笔亲手拓的纹样——仿佛这样,便与那一堆旧物有了血脉牵连。画拓片时,我总在揣摩器物质感:摹画封泥,就取一方真品放在案头,指尖摩挲它的粗粂;描绘砖瓦,耳畔仿佛又响起拓包叩击砖面的闷响,眼前浮现出墨色渐渗的纹理。至于文字,偏爱挑选梵文、满文、八思巴文之类冷僻的;残画则多取山水,尤其喜欢用枯笔扫出枝叶婆娑之态,似有风穿隙隙而过。印章也是如此,近来常观赏汉印、

明清流派印,以及自己和朋友们

的常用印,总会不知不觉将其潜入画角。

作画必研墨。画锦灰堆时,我特意选了一锭清润的老墨。拓片需要浓淡参差、墨色层次分明,这样画面才不会显得板滞。夏日墨易干,只能少研些,画片刻,再继续研。清水添多添少,研磨或疾或缓,墨色均会有深浅之别——倒意外得了些天然的变化。



锦灰堆《碎锦观澜》(直径21cm)



国画《和平年代》 蒋洪亮绘

品鉴
第500期
QQ: 519578365
投稿邮箱: zzwang6666@126.com